



第一三八六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册目次

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二)

補

遺

明錢穀編……………一

卷一三六六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郡文粹續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續集卷二十九

明錢穀撰

寺院

濠州通玄禪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通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濠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佛衆號以降字加金馬夫開士悟入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續集卷二十九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過於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入無礙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

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十二言應念

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

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勝錄監生臣許立學

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寔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二萬一千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溺風日不能飄搖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欽定四庫全書

共都文粹卷二十九

二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翬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贊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入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剝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宋徽宗佛牙舍利贊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蘓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致恭祈請舍利感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嘆何已繁以贊曰

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剗不分身玉磬千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

捨銅龜子文

蘇軾

蘓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順為

欽定四庫全書

共都文粹卷二十九

三

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窆得之以遺予予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是捨之

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閻復

至元壬辰予客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薰公大師迎總丈室導予登塔周覽殿廡師體貌魁梧儼若梵僧問年則與予同庚甲他日肩輿來訪持報恩興替之

跡求為寺碑予辭以未暇居數月觸熱復來申命典記往返再三辭不獲命遂書其事俾刻諸石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為乳母陳氏作也隋伐陳為吳令孫寬所廢唐僧慧願更築之開元中詔郡國名藍為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國日即故址而新之揭以支硎山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墮剝灰元豐重建蘓文忠嘗捨銅龜以藏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為煨燼今所存者九成蓋紹興僧金大圓所造寺有古釋迦文佛示寂像長乃數丈弟子環繞擗踊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為卧佛寺近歲淳祐救造傑閣以覆茲像改賜今額圖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蕩為冷灰矣自吳赤烏紀年迄今十有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文殊法華泗州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敞法筵榜曰華嚴性海寶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薰公即開山松鑿義法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集

卷二十九

四

孫也皇朝混一之初來主教席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歲緝月祭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覺法堂上嚴塔剝若賓寮若幟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狝座法器之屬弊者以新缺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楹計數百有畸墜聞以畝計數千有畸工用以緡計數萬有畸予既叙寺緣始末且論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辯才闡揚妙法因權顯納民於善俾為子者思竭力以報親為臣者思盡忠以報國豈非真報恩耶什篇之義孰外是乎師曰善哉謹繫以銘其辭曰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集

卷二十九

五

佛日西暉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玄斯肇頑明被兵乾寧陷盜扁去開元迺崇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寶元豐起廢蘓文可攷祀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災岡幾燎不壞真如長圓覺照孰主是圓孰明是妙松秀相傳繼薰克紹載闡堂堂筵載嚴塔廟彩繪虛空金現蓬蘚

表靈蹤龜呈吉兆花雨晝零蓮燈夕耀啟迪愚迷闡明
道要何恩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
恩允符真誥歷劫光華恢弘象教通議大夫翰林學士
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閻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新除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徐
琰題蓋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住持傳華嚴教觀慈
應大師處薰建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殿記 黃潛

欽定四庫全書

兵部文解集
卷二十九

六

平江報恩萬歲寺在府署北五里許其先兵大帝赤烏
年嘗為乳母陳買田造寺名通玄至唐改賜開元號五
代錢氏時更擇地徙置之田亦隨徙已乃取支硎山報
恩故額建寺補其處今有寺之始也寺舊有文殊普賢
法華泗州水陸五院宋季悉合而一之遂為大叢林凡
學乎賢首氏而遊其地者咸聚而歸焉歲阻八田租不
足充其食其徒蓋病之久矣大德中颶風起海上穿城
郭壞廬舍寺適當颶風之衝屋盡毀頌教事者率為之倚

席不講而竭其晝夜之勤以支傾而植仆未暇謀田事
也延祐二年夏五月佛性圓融無礙大師被璽書嗣住
是山首捐其衣孟之資以倡眾鳩材會工構鐘樓高至
百三十尺飭鉅閣覆佛般涅槃像尋又葺栖僧演法之
堂方丈之室於是昔之所有皆復完其未始有者亦無
或不備而穹檐廣雷厚棟大梁敞顯嚴邃視舊有加焉
土木事既訖乃大發其私笈買田三百畝有奇募施者
得田又千五百畝有奇以為長生田而別籍之歲推有

欽定四庫全書

兵部文解集
卷二十九

七

齒德者二人受其入以給學徒之食且俾筦庫毋敢與
而聽主教席者稽其出入講事以不廢懼後無所攷而
志之弗繼也爰伐石來取文以記之夫報恩之為寺垂
數百年而所以食其徒者待師而後具蓋師之畢力殫
慮於此為不易矣惟遊於斯者毋苟利乎安且飽而務
究其學焉庶有以壽國福民而延其施於無窮也是不
可無辨廢興以示誠勸乃不辭而俾以文師名傳教字
別傳者舊僧任興造者普修普照輟田以相之者尤貞

普頌也田步畝鄉落之詳自有籍茲不書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黃潛撰并篆郡人錢良右書至順三年良月既望住山沙門傳教樹石報恩萬歲賢首講寺釋迦文佛臥像銘

宋瀟

姑蘓報恩萬歲賢首講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二十九

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崧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尊為賢首講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即有之州民攀慕邀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言以為佛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品法師俯徇羣情起主寺事不三二年易腐為豎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一葺之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辛勤完象不可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老倪皆舉

首加額競輸貨泉以後為媿法師乃戒搏土之功斷嘉木為骨骼承以高座塑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文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致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文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秋七月十五日明年夏五月十六日訖工糜錢五萬有奇用功六百有奇俾來俾漁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二十九

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跡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焉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八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百小乘雖除吾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惡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獨存真空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

有俱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
教乎熙連河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
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於座如化多身徧滿塵刹
無量為一為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乘圓

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
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
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績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
特福澤被於一州而已抑瀟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則
欽定四庫全書

民國文粹續集
卷二十九

十

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
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文殊乘獅子表大
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日如劍
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
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
表乎瀟因略舉樸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
佛法偏在一切處果何言哉瀟既為作說殷勤遐仰復
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淨行德高

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
於將墮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
師之志者善良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
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
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脇卧
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木皆變白諸天衆號雨天花
四衆圍繞更悲咽妙香結樓奠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
欽定四庫全書

民國文粹續集
卷二十九

十一

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涅槃中畢竟終無涅槃者是
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倬哉賢首古伽藍三
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
遭紛更奈常制縑素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
先補苴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
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洒泣如還故鄉遂故物此
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郡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
觀樸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鏡雲雲中化物皆現前一

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
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
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
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重脩報恩寺塔記

陳琦

吳城之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賢首講寺焉寺創
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造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屢
墮劫灰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三十九

十三

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摧雨擊易就墮毀過者興嗟
弘治庚申今僧綱司副綱法律曾住是山請於吳邑宰
鄭侯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得撓其事未久
德壽示寂衆舉僧德吳道充宗恩師司之善士倪道完
復相其後各協乃心不憚勞動若見若聞悲生喜躍於
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銖積寸累恣費萬餘緡經
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為堅增新去
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飛欄外飭丹梯上通像設莊嚴

天神森衛闌楯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
燈之焰燭乎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
鄭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刻諸貞珉用昭永遠乃持其
所述本末介士英陳先生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
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為作証明及其入滅
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婆娑刹樂摩
品此塔之所由興也若今之塔蘓文忠公曾施銅龜以
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國家神道設教仁
壽躋民而亦妙嚴寶乘乃無象教之功以感蠢愚之善
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
圖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
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未流無所不至而佛
法微矣德吳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因其請
記故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塔之庶
斯塔之不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三十九

十三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古之古刹在吳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載而歸存如故然後知佛之道大而尊持一字蓋久若是也然佛言曰凡佛之成必歸于壞而況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遭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其人焉始殿之敝再修再輟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示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後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靚深壯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儼乎菩提道場之弘開而天人之翕習也於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二十九

十四

是其徒嘉之相與言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崇欽而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足也今若人乃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借諸予述其事願書以勵其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鑿之於石

為報恩卧佛寺眾請瑛師主修崇寧大塔叙

祝允明

瑛師字獨輝居大姚之大覺寺始郡人張廷玉以卧佛寺觀音殿久毀請師來主造既完住山澤公以正殿未

完與大檀陸明輩止師完之歷七年諸工告成師乃還舊隱於是澤與合山勤舊議以崇寧大塔日就頽敝為山中欠事復圖請師來司嗣葺乃求予言似師以彰前功而表今願以謝以懇予謂佛以其大法力蔭護開發我人我人受其蔭護開發之力故為修造安奉以報之而為之徒者乃為經營以成就我人報佛之心而使佛之力永行於我人是雖天人小果而經營感應之間實有一因緣且師未來時觀音殿之毀久矣孰意不幾寒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卷二十九

十五

暑而遽完又孰意正殿之敝又繼是而并完也哉以是知修造之果雖在其徒有成就報佛之心而其經營感應之間則難以強也其遂是不可謂非佛緣所致也師於此請安知非未了之緣邪吾聞師先主崑山之趙霧一出山後屢造勝果隨造隨成是則此緣所在當不可外師而他請師乎倘是予言當便飛錫

義和尚號了菴記

有一必蕩其名曰義住蕪州城卧龍街上大阿蘭若於

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
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世人謂諸
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芻者謂之曰了我未知
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
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
身乃了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
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
梁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栱有墻有瓦有門
欽定四庫全書 共部文粹卷集 卷二十九 十六
有窓有地有堦當件件謂之曰了為當搃件謂之曰了
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搃謂了件非非了如是苾芻不
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
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曰已沒謂曰曰了如謂已
了明日還曰如謂不了曰在何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
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
無有稱我問苾芻苾芻何答所以我於稱喚云未知識
云何為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夫無苾芻如是當

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
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了與無不了一念不生萬
緣俱息轉轉歸無乃是了義苾芻聞我所說歡喜解悟
乃為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芻身非無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如
是以為了如稱木云灰苾芻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身
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欽定四庫全書

共部文粹卷集 卷二十九

十七

寺鎖雙峰寂不開幽人中夜獨徘徊池紋帶月鋪金簾
蓮朶含風動玉杯往往竹梢搖翡翠時時松子擲莓苔
可憐此際誰曾見唯有支公盡看來

和

陸龜蒙

峰抱池光曲岫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小檜繞分影
魚擲高荷漸有聲因憶故山吟易苦各橫秋簟夢難成
周顛不用裁書勸自得涼天証道情

寫墨竹

趙孟頫

開軒叢竹抄坐久聞清韻重陰結春雲小雨生衣潤親
友有嘉集笑語發真蘊游行暮始還流光疾如瞬

跋

黃潛

至大間趙魏公遊姑蘓報恩小慈於丈室乘輿寫墨竹
一小枝於壁題古詩五言四韻於牕間今垂四十年竹
故在而窓紙久不存住山宣公法師聞吳江賢上人裁
得此紙物色得之并竹摹刻于石將使久而勿壞庶後
來有以想見其清標雅韻也夫襟花境土實報莊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共都文粹續集 卷二十九

遊北寺

陳基

秋風日蕭爽散策一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念彌深
花不容把踈磬有餘音逍遙毘盧境落景駐遙岑

北寺竹林

楊基

僧居古城陰迢遞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
餘孤磬遠茶罷微烟續道人悟重玄淡然無衆欲壁
被

石根泉亭亭湛寒玉

報恩講寺在城北陸故呼北寺即通玄寺舊基吳越
錢氏移支硎山報恩寺改建於此宋崇寧中加萬歲
尋尊為賢首教寺舊有五子院曰文殊泗洲水陸法
華普賢今皆廢浮圖十一級建炎兵燹後紹興中行
者金大圓募建九級又有不染塵觀音殿邊知白記
後殿七楹下塑釋迦滅度像 長六丈六尺高十二尺
初僧復之宋瀛撰碑 欽士誠據吳以時佛非
吉之祥史造立像國
初僧復之宋瀛撰碑

欽定四庫全書

共都文粹續集 卷二十九

經丈刻榜猶存

綠陰堂記

虞集

至治壬戌集始遊吳斷江恩公住開元光公雪窗客予
所同往見焉是時斯堂始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
久共歎韋蘓州綠陰生畫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
言者恩公曰子為吾記之乎予曰諾未幾還禁林綠陰
之勝概往來予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
居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閒穆清中外靖謐予與學

士二人待顧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綠陰
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輒求泉石
以自容蒼古礪人跡幾斷此又綠陰之一時也然穆
清親切嚴密敬畏端思固不逮開元之適也而山中枯
梗寒絕殊之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
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遇殊不可得然後知韋侯佳句
非語言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無以復恩公者豈忘之
邪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修証造詣不同則所見遠有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續集
卷二十九

三

差別况人境俱不齊者邪今恩公年垂八十歸坐雲門
之上道德日盛予竊諷其舊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
迹光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托以記此者乎元統
乙亥四月蜀人虞集記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沈疑疑思不慙焰詭生寧盡時敬
承積剝下金光爍海湄火宅做焚炭藥艸市卉滋常願
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暮不禱寂行好無私軒騎久

已訣親愛不留連憂傷漫漫情靈意終不緇誓尋首蓮
界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樓看雨與皮襲美聯句 陸龜蒙

海上風雨來掀轟驟飛電登樓一凭闌滿眼蛟龍戰
須史造化慘修忽堪與變萬戶響戈鋌千家披組練
群飛拋輪石襍下攻城箭急點似摧胃行斜如中面
細雨洒空冷橫靄目能眩垂檐珂珮喧擗瓦珠璣濺
無言九陔遠瞬息馳應徧密處正垂緝微時又懸綫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文粹續集
卷二十九

三

瀉作玉界破吹為羽林旋翻傷列缺勞却怕豐隆倦
造瞻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蟬深檐尚藏燕
殘雷隱轉盡返照依微見天光潔似磨湖綠熟於練
疎帆逗前渚晚磬分涼殿接思強揮毫窺詞幾焚研
結栗烏皮几輕明白羽扇畢景好踈冷餘涼可清晏
君攜下高磴僧引還深院駸駸鮮淨鋪筵低松濕垂鬚
齊明乍虛豁林霽適蔥蒨早晚重登臨欲去多留戀

開元寺避暑有懷陸魯望因飛筆聯句

戊日休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簾

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篔簹欲交麾

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鴿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

簞臨衫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隨遲

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詞積水

魚梁壞殘花病枕歌懷君瀟灑處孤夢繞吳恩

右二詩宜在通玄寺作因唐時改開元名而集中仍

欽定四庫全書

之附編於此備考

遊開元寺慈綠陰堂

幸郎向中尋畫境刮仄不盡綠陰增鴻文重記青城客

內典新傳瀑布僧石佛浮江輕似葉神珠照鉢隱如鑽

杪羅樹子風前落吹滿恩公舊繩纒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高啟

山衲經寒補襟繒白雲高寺遍尋登法身已見浮來佛

宗旨曾傳化去僧歸過江城誰施飯定依舊院自懸燈

明朝應恨千峰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開元寺雨中觀梅

遙思西嶼開千樹漫往東林見一枝烟雨溟濛影盡

為緣惆悵立多時

開元寺聞鐘

開元夜半鐘驚起長安夢形埤曙色寒紫陌春風動

開元寺在盤門內有石像石鉢鉢近燬紹興間守臣

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燬僧光雪窗思斷江重建

取韋詩綠陰生畫寂之句作綠陰堂虞集為文國朝

永樂間重修

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寶塔乍登臨靈疾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

水勞歸楫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遊瑞光禪寺

城中五日雙腳紅頗有俗氣填吾胸今朝風日弄妍美

城南戴酒尋花宮古濠流水帶榆柳深居逶迤茶烟中

老僧與吾非夙契却許小閣開松風山杯到手送西日
醉倒信呼田舍翁未知明日又何處出門大笑歌萍蓬
瑞光禪寺在開元寺南亦烏間僧性康建名普濟院
宋宣和間朱勳建浮圖十三級五色光現詔賜今額
并賜塔名天寧萬壽寶塔靖康兵燬淳熙間重建并
復塔七級元季復燬國朝洪武中僧曇芳重修僧大
祐記寺有四瑞堂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潛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卷二十九

五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
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通玄陳隋之際燬
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通玄遭廢於會昌末重興
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
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
燬至建炎末而復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
因之而悲躅其祖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
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卷二十九

五

福四院久之復歸於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
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興廢之
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
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
會甚盛珍樓寶屋紺殿縹廬雄據乎萬井中而隱然為
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乃當至元之元年冬
十有二月寺厄於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藍溝祠靈祐
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仰與藍溝靈異之
跡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
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紫封慧慈
靈感顯祐善利夫人者也雖烈焰熾然而不與剝俱化
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
之責者行宣政院詢於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
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械坐具一布囊自隨
聞其風者輸財荐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殿殿
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廣如其修若干尺